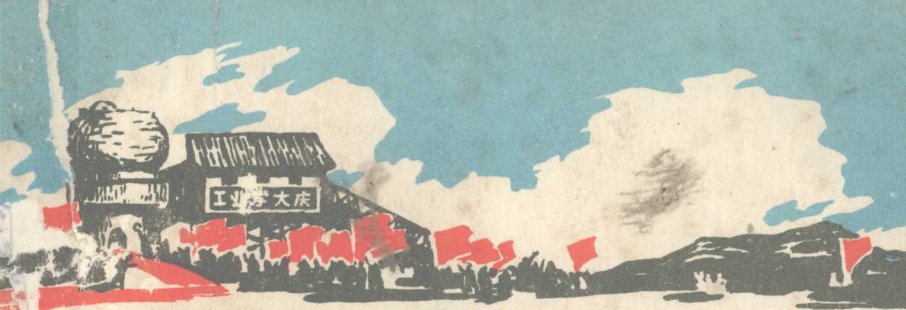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短篇小说集

奔腾的铁流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奔腾的铁流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奔腾的铁流

• 短篇小说集 •

辽宁人民出版社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沈阳市人民印刷厂印刷

1972年5月第1版
197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90•36 每册 0.28 元

毛主席语录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革命的文艺，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，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。

目 录

奔腾的铁流·····	李继伦 (1)
铁队长·····	孙淑敏 (27)
方向盘·····	林 牧 (34)
脚本是怎样写成的·····	李克夫 (44)
谁是说明员·····	韶 阵 (52)
春梅·····	马云翔 (63)
春雷·····	孟凌声 (71)
老实人·····	杨松亭 (77)
引路·····	董来全 (85)
立脚点·····	阎作义 (95)
山村在召唤·····	傅阁文 (106)
红柳·····	向 农 (113)
牧民的女儿·····	戴云卿 (119)
青山红路·····	岳长贵 (126)
初诊·····	张 洁 (138)

奔騰的铁流

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机厂工人 李继伦

—

“用煤炼铁”的建议被批准了！

老主任霍宏旺兴冲冲地跨出厂党委办公室，迎着初升的太阳，沿着两旁栽着青松翠柏的大道，脚步象擂鼓似的，虎彪彪地朝着暖风炉车间走去。

昨夜下了一场大雪，高大的厂房披上了银装。积雪在霍宏旺的脚下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。他黑里透红的方脸膛上，细密的皱纹象盛开的菊花，两只大眼睛笑眯成一条线；粗壮的双臂，使劲地甩动着。他恨不得马上奔进车间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伙。

“老主任——！”背后传来一声清脆的呼喊。霍宏旺只好来了个“紧急刹车”。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车间的技术员张丽娟。张丽娟是个热情泼辣的姑娘，从冶炼专业学校分配到工厂以后，一直跟霍宏旺一道工作。此刻，她一溜小跑，气喘吁吁，脸色涨得绯红，好象跟谁吵过架的样子。

“老主任，你管不管你那徒弟啦？”张丽娟撅着小嘴

儿，“当啷”一句，把霍宏旺闹得直发愣。他知道，张丽娟指的是炉长赵志刚。可赵志刚咋的了呢？丽娟和他不是挺要好么？怎么要告他的“状”呢？便问：“丽娟，是不是志刚和你‘冒烟’啦？”

“和我‘冒烟’倒没啥。我看哪，他要和革命‘冒烟’！”张丽娟说着，晶莹的泪花在眼睛里一闪，但她咬着嘴唇，没让它流出来。

“哟，这么严重？！”霍宏旺幽默地说，“什么事值得你这样上‘纲’上‘线’啊？”

“不是上‘纲’上‘线’，就是‘纲’上‘线’上的事！”张丽娟生气地把头一歪，两根短辫象拨浪鼓似的前后晃动，又扎撒在脑后了。“咱们车间，大伙为了搞好‘用煤炼铁’的试验，都忙得脚打后脑勺；当然啦，志刚更是积极。可是昨天晚上，我到资料室帮他去查阅技术资料，你猜他说啥？他说：‘用煤炼铁，理论和实际这两方面都没有根据。’真气人！鼓还没敲响呢，他就要退堂了！”

“退堂？！”霍宏旺脸上的笑容不见了。他浓眉横锁，双目圆睁，腮帮子上那象钢针似的胡楂子仿佛都要直立起来。他凝视着远处耸入云天的暖风炉，脸上的肌肉在隐隐抽动。突然，他严肃地问：“丽娟，昨天志刚几点钟到的资料室？”

“他说是晚间七点半！”

“那么，你几点钟到资料室去的？”

“我？我去的时候都十点多钟了！老主任，您问这个干啥呀？”

“咱们得问一个为什么呀！”霍宏旺语气深沉地说：

“丽娟哪，搞成‘用煤炼铁’，对我们这个农机厂更多地修造农机具，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，省下焦炭支援亚、非、拉，作用之大，是很难估量的。厂党委高书记说，这场冶炼史上的革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和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紧紧地挂着钩啊！丽娟，你说志刚为什么突然间要‘退堂’呢？”

张丽娟茫然不解，陷入了沉思。

霍宏旺饱含深情，喃喃地说：“志刚啊，你可不要辜负你爸爸的期望啊！……”

霍宏旺说着，甩开虎步，径直朝车间走去。看着他那高大的背影，张丽娟猛然间象明白了什么，她急忙追了上去：“老主任，我和你一路走！”

二

昨天晚间七点多钟，赵志刚开完班会后，匆匆忙忙地到食堂扒拉了一碗饭，连脸都没顾得洗，就急火流星地跑到资料室去查阅技术资料。自从霍宏旺提出“用煤炼铁”的建议以后，多少天来，小伙子满腔热情地在这浩如烟海的资料堆里翻来查去，想找到一些关于“用煤炼铁”的记载。

赵志刚是霍宏旺的师兄赵洪海的儿子。小伙子长得很象他爸爸：五壮三粗，四方大脸，两道粗黑的眉毛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一头不驯服的硬发，老远一看，就象一尊“铁罗汉”。小伙子在技术上有一套，出铁清渣、修炉套膛、料石配比、化学反映等等，样样精通。可是这位青年炉长思想单纯，除了技术上求真以外，一般的事情很少用脑筋思考。

他的脾气，有人说是属烟囱的，添啥煤，冒啥烟。对此，他并不反驳，只是嘿嘿地笑着说：“有啥说啥嘛！”

赵志刚逐卷逐册地查阅着有关炼铁方面的技术资料。真气人！那一本本厚得象砖头似的“权威”著作里，竟连“用煤炼铁”这几个字都很少提；有一本倒出现了“用煤炼铁”的字眼，但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好几遍，竟是一些论证“用煤不能炼铁”的文字。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了！

这时，资料室的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寒风卷着雪花嗖嗖地刮了进来，赵志刚不禁打了一个冷战。他回头一看，车间的技术员杨浩铭走了进来，咔咔的皮鞋声有节奏地响着。

杨浩铭是个粗股轮敦的矮胖子。稀疏的眉毛下，一双眼睛总象在探索着什么。自从霍宏旺提出“用煤炼铁”的建议以后，他干得可真欢，出主意呀，想办法呀，查资料呀，经常忙活得浑身冒汗。此刻，他见赵志刚把自己埋在象小山一样的书堆里，显得十分知心地说：“赵炉长，查得怎么样了？看样子你很着急呀！”

“咋不急？！搞技术总得要找个根据嘛！”

“是呀是呀，就是要有根据。”杨浩铭附和着，拉过一把椅子，坐在赵志刚的身旁，说：“赵炉长这种精神是我们搞技术的同志最难得的啊！做每一件事，理论上、实际上都要有根据。”

“理论和实际？”赵志刚想：“是应该重视这两个方面！”

“这些天，我也在这方面下功夫呢！”杨浩铭想了想，说：“‘用煤炼铁’固然是个很重要的建议。可是，用煤真的能够炼铁，那么古今中外谁还图希费事，非得把煤炭炼成

焦炭以后再去炼铁呢？这是理论上没有记载的重要原因，从实际上来说，一九六二年，老主任当炉长的时候曾经搞过一次用煤炼铁，结果铁没有炼出来，倒把你爸爸烧残废了！咳，真叫人心疼，多么好的一位老师傅哇……”杨浩铭说到这里，哽咽了两声，停住了。

赵志刚没有吱声。是呵，理论方面没有根据，实际方面教训惨痛。此刻，他焦躁的心情逐渐变成了怀疑。

杨浩铭微皱眉头，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当然啦，搞革新嘛，那有不付出代价的。为了革命，我们就是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，还要绞尽脑汁呀！”

杨浩铭随手操起厚厚的一本书，翻了起来。赵志刚烦躁地在屋里踱来踱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杨浩铭站起身，拍着赵志刚的肩头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赵炉长，你一个人着急顶啥用呢？还是要发动群众，千方百计，想方设法呀！”说着，杨浩铭心情沉重地走了出去。

“当！当！……”墙上的挂钟响了十下。

三

霍宏旺把“用煤炼铁”的建议得到厂党委批准的消息传达给全车间同志以后，就象干柴烈火烧开了一锅水，会场沸腾起来了……

霍宏旺仔细地观察着赵志刚。要是往常，他早就亮开嗓门喊“干”了；可是今天，却心事重重地坐在一旁。霍宏旺知道，此刻的赵志刚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。一个经常敲前进鼓的人，一下子想敲退堂锣，怎么能不费一番脑筋琢磨琢磨

呢？可他为什么要“退堂”呢？老主任决心弄清情况，帮助徒弟甩掉包袱，提高思想觉悟。厂党委高书记不是说，这次炼铁，也是“炼人”吗？

大伙讨论了一阵以后，兴高采烈地分头做准备工作去了。霍宏旺想了想，从办公桌里拿出一件用牛皮纸包着的東西，亲切地抚着赵志刚的肩膀，师徒俩走出办公室，径直向暖风炉走去。

高大的暖风炉巍然耸立，火红的太阳为粗圆的炉体撒上了一层金光；高高的铁架子把宽阔的进料室擎向云空，一块红地黄字的巨幅标语牌在阳光下分外耀眼，那上面写的是：

“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。”

看着这振奋人心的口号，霍宏旺仿佛觉得那块鲜红的标语牌就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，他的心都被烧热了！望着那高耸的暖风炉，霍宏旺不禁想起了他的师兄赵洪海。那年，赵洪海抢险被烧残以后，高书记要把他转到工人疗养院去长期休养；可是赵洪海坚持要把自己转到继续革命的岗位。他用恳求的声音说：“高书记，是党和毛主席救了我这个扛大活出身的人哪！眼下，我虽然炼不了铁了；可是，到农村去编筐织篓、拣粪上地，也要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啊！”霍宏旺清楚地记得，赵洪海临上车的时候，用那双布满疤痕、佝偻变形的手，紧紧地攥着他，含着激动的泪花，用微微发颤的声音说：“兄弟，革命是多么需要我们用煤炼铁呀！你，无论如何也要实现它！一定要实现它！为毛主席争光！为咱中国工人阶级争气呀！”……

往事的回忆，使霍宏旺的心情非常激动。他深情地问：“志刚，你爸爸最近有信吗？”

“有！”

“信上说些啥？”

“他说，农村广大贫下中农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劲头可大了！他要咱们多多炼铁，多多修造农机具！……还有，头些日子我去信告诉他，咱们要搞用煤炼铁，他可高兴了，信上直说：‘要实现它！一定要实现它！’”

“是啊，要实现它！一定要实现它！”霍宏旺语重心长地反复叨念着这句话，“志刚，你爸爸真坚决呀！可你，刚才开会怎么没表态呢？”

“师傅，用煤炼铁，理论和实际这两个方面都没有根据呀！”

“因为这个，你就要‘退堂’，对不对？！”霍宏旺火呛呛地反问了一句。他面孔严肃，两眼闪光，直盯盯地瞅着赵志刚。

赵志刚心里突突直跳。他知道，师傅动了多少年没有动过的肝火。他默不作声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“志刚，你和谁找出了这么两个方面的根据呢？！”

“和技术员杨浩铭呀，咋的？”

“杨——浩——铭？”

“是呀！”赵志刚把脖子梗，不服气地说：“搞技术的人，这两个方面就是要求真嘛！”

“志刚！”霍宏旺喊了一声，他强按住火气，“求真，求真，技术上求真是对的，可思想和路线上也要求真啊！要知道，我们是干革命的！……志刚，用煤炼铁是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，哪本书上能有记载呢？”

“就算书上没记载，可一九六二年，在搞‘用煤炼铁’

的时候，不是出事故了吗？！”

“这就是你说的实际根据？志刚，你知道那次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吗？”

赵志刚摇了摇头。他是在爸爸被烧残以后入厂的，他只知道出了事故，可不知道为什么。

“是啊，我，我没有给你讲过。因为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，我觉得多讲也不好。现在看起来，我应该给你讲！我，应该给你讲啊！”

一九六二年，正是我国遇到暂时经济困难的时候。蒋介石匪帮叫嚣反攻大陆；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趁火打劫；国内一小撮牛鬼蛇神阴谋变天；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“关、停、并、转”的妖风正盛……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多么尖锐激烈啊！为了粉碎苏修的经济封锁，霍宏旺和赵洪海大胆地提出了“用煤炼铁”的建议。经过一番斗争，在厂党委大力支持下，试验被批准了！

经过一番准备，那天零点，点火开炉了！鼓风机嗷嗷直叫，暖风管呜呜进风，从炉顶坛形大口喷出来的炽热的火焰烧红了半个天！霍宏旺多么高兴啊！他看看电表，时钟指向凌晨两点钟。按头一炉稍长点时间计算，再过半个小时就可以出铁了。霍宏旺和赵洪海紧握钢钎，兴奋地盯着出铁口。

突然，猛听得一声大喊：“不好了！炉子烧漏了！”霍宏旺大吃一惊：“哪里烧漏了？”“炉子背面的燃烧带！”

“啊！”霍宏旺扔下钢钎，飞步向炉后冲去。

炉子背后的燃烧带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也不知为什么烧漏了。此刻，热风正紧，火力正猛，从三盆大的漏洞里喷射出通红火热的矿石和煤炭的燃烧物，就象碉堡上的一个枪眼，

同时有多少挺重机枪往外扫射一样，人们靠不了前。

刹那间，漏洞越烧越大了！霍宏旺把心一横，喊了声：“保住炉子要紧！上！”面对炽热的燃烧物大股大股地喷射，霍宏旺双手举着一块铁板，猛地冲了上去。白帆布工作服有的地方冒烟了，烧着了。他带着烟和火往上冲！燃烧物砸得那块铁板叮当山响，就象万马奔腾的蹄声！凭着这块铁板的遮掩，他终于冲上了火口，把铁板堵在漏洞上，狠命地用双手按住已经烧红的铁板！这时，赵洪海冲了上来。他用一只大手拚命地按住铁板，用另一只手把霍宏旺猛地一推，大声喊道：“快下去！你是炉长，要指挥全炉，快！你身上起火了，快！！”他一边喊着，一边来了个猛转身，用宽阔的肩和背，死死地靠在铁板上……

……

霍宏旺的声音哽咽了，他的手激烈地颤抖着，他的心仿佛在紧急地抽动，他讲不下去了。

此刻，赵志刚的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，扑簌扑簌地往下落。他激动地扑在霍宏旺的怀里，竟象孩子一样“呜呜”地哭了起来。

霍宏旺用粗壮的胳膊紧紧地把赵志刚搂在自己宽阔的怀里，用低沉的声音说：“孩子，不要哭，要象你爸爸那样。你爸爸是个刚强铁汉，他烧伤得那样严重，没喊过一声疼，没掉过一滴泪呀！在送往医院的路上，他昏过去多少次呀！可是，他每次醒过来，都在高喊：‘实现它！一定要实现它！’……”

赵志刚哭得更厉害了。霍宏旺等他哭了一会，严肃地说：“孩子，光哭有什么用呢？你要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

争的觉悟！你说说，为什么用焦炭炼铁烧不漏的炉，用煤炭炼铁反倒烧漏了呢？难道煤炭的温度突然一下子比焦炭的温度提高了吗？”

赵志刚不哭了。他抹了一把眼睛，惊异地看着霍宏旺。霍宏旺从衣袋里掏出那个用牛皮纸包着的東西，提醒他说：“孩子，你看这是什么玩艺儿？”

赵志刚打开一看，是一把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奇形怪状的工具：它是夹子，有着薄而且宽的嘴，磨得很锋利；它一只把是小型撬棍，一只把上按着一个榔头。赵志刚看了半天，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玩艺儿。霍宏旺说：“这场奇怪的事故出现以后！我在炉东边的一个废铁堆里拣到这把奇怪的工具。我去找当时的副厂长徐进迟，可是他却说：‘霍宏旺，你想推卸责任吗？办不到！你败坏了厂子的名声，你往我眼里上药。告诉你，你被撤职了！从今天起，你写反省材料吧！’当时，高书记到省里学习去了，后来才知道他和当时的车间主任杨浩铭瞒着高书记，搞了‘斩而不奏’。这些年了，每当我看见这把奇怪的工具，就想起了那次事故，就想起了你的爸爸，耳边就响起了他的喊声。这把奇怪的工具，成了我的心头病，就象毒蛇一样，缠得我心疼啊！……”

听着霍宏旺的话，看着这把奇怪的工具，赵志刚似乎领悟到了什么，他激动地紧紧攥了攥霍宏旺的手，一转身，象匹撒缰的骏马，跑向准备工作场。他一边跑，一边向霍宏旺喊着：“师傅，你放心吧！我们要实现它！一定要实现它！”……

四

准备工作场，是怎样一派沸腾的景象啊！一辆辆解放牌汽车拉着煤炭、莹石、矿石，穿梭似地来来往往；粉碎机的“咔咔”声，电动筛的“唰唰”声，汽车的“笛笛”声，刹车的“嗤嗤”声，加足马力的“突突”声以及人们的喊声、笑声、工具的撞击声……交织在一起，简直是一曲气势雄浑的劳动交响乐章！

严冬是不肯轻易退走的，此刻，北风卷着地上的积雪，人们的脸和手冻得就象猫咬似的一样难受。但是谁也没有顾这些，仍旧在喊着、笑着、更加起劲地干着。

霍宏旺在汽车上看着这热烈的劳动场面，心里非常激动。他连连挥动着大号平板锹，象小推土机似地往下卸着矿石。矿石是本地产的，属于“磁铁矿”，虽然含铁量很高，但在冶炼时比其它矿石需要的温度要高。一大车厢矿石被卸下去了，霍宏旺用宽阔的手背抹了一把汗水，拎着平板大锹，又跃到刚刚停下来的煤车上干了起来！他用粗硬的大手捏着那乌亮的煤块，煤块立刻被捏碎了。这种煤也是本地产的，火力较低，又不耐烧。用不耐烧的低温煤炭怎么能炼好需要高温的矿石呢？霍宏旺一边往下卸煤一边琢磨着，一个又一个设想在脑子里象走马灯似地转来转去。

“笛笛笛！”汽车喇叭一个劲地叫着，霍宏旺一惊，才知道车已卸完，急着要开走。他赶紧跳下车来，向司机歉意地一笑，蹲在小山似的煤堆跟前又继续琢磨起来。北风呜呜地刮着，卷起积雪象甩砂子似的“唰唰”地打在霍宏旺的脸

上、手上……

开完了班会，霍宏旺拎着一兜子矿石，邀赵志刚一起到家里去搞试验。听说搞试验，赵志刚把大腿一拍：“对，应该多搞些小型试验！”赵志刚的话，勾起了又一件往事。霍宏旺深沉地说：“志刚，我再给你讲一段斗争吧！”一听说“斗争”，赵志刚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怎么有这么些个斗争呢？”霍宏旺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是呀，征途上处处有斗争啊！”他抚着赵志刚的肩膀，边走边说……

一九六二年，在“用煤炼铁”即将投入小土炉试验的时候，当时的车间主任杨浩铭突然来找霍宏旺：“老霍，自从高书记批评徐副厂长和我以后，我思考再三。我不能再保守了！我看，咱们来个大踏步前进，用暖风炉直接试验，把‘用煤炼铁’一勾成！”说着，把试验单掏了出来，“瞧，我签了字！”……事故出现以后，在副厂长徐进迟的办公室里，杨浩铭哭得好伤心，说自己对不起党，没有坚持原则，还说霍宏旺执意要搞，高书记又大力支持，他这个车间主任“不好办”，无奈签的字，请徐副厂长为他作主……

“杨浩铭怎么这样呢？”赵志刚紧贴在霍宏旺身旁，心里暗自琢磨。

师徒俩到家以后，霍宏旺在煮饭的大锅里添了满满一下子水，盖上了锅盖。赵志刚点着火，霍宏旺把那兜子矿石添进炉膛，又盖上了不少煤。他把炉门用铁板挡好以后，便命令赵志刚使劲地拉风匣。浓烟从缝隙处钻了出来，弥漫了全屋；锅里的水翻滚着，蒸气翻腾着，屋里分不清是烟还是气。

“拉！温度不够，使劲拉！”霍宏旺喊着，赵志刚拉着，累得满头大汗。也不知拉了多长时间，霍宏旺扒开灶坑，用火钩